

# 文化中国行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丙午马年，奔腾开局。马，生来就带着股精气神，不似牛温吞，不似羊怯懦，也不似狗黏人。它有野性，能在旷野肆意驰骋，四蹄踏起的尘土里藏着最原始的自由；它也有温润，能听懂人的言语，陪着人跋山涉水。在中华文明里，它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，而是像位老朋友，陪着先民开荒拓土，陪着古人寒窗赶考，陪着将士冲锋陷阵，陪着农人耕耘劳作，一路走来走不停，走过了五千年寒来暑往。

## 生于旷野，归于人间

马与人类打交道的痕迹，能追溯到三万五千年至十万年前。法国和西班牙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洞穴壁画上，就有野马身影，寥寥几笔勾勒出奔跑姿态，那是远古人类与马最初的相遇。

马自身的历史更为悠长，见证了生物进化的沧桑。最古老的马叫始祖马，出现在始新世最早期，距今已有五千多万年。此时的马毫无如今的高大威风，个头比狐狸大不了多少，前肢四趾，后肢三趾，四肢细长，脊背弯曲，尾巴短小，头骨长而低。它生活在热带森林与沼泽，无需奔跑觅食，只需啃食灌木嫩叶，便能悠闲度日。



▲始祖马复原图。(来源:国家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李依蒙)

随着地球气候渐冷，森林减少，草原增多，始祖马不得不随之改变。到了四千万年前的渐新世，北美大陆出现了渐新马。它前后趾皆为三趾，中趾明显增大，踏地更稳更有力。颊齿齿冠脊形更明显，如锋利小刀般，能高效切割树叶。它不仅适应了森林边缘的生活，还开始学着奔跑避敌，多了几分灵动。

到了中新世，草原古马应运而生。为适应草原的新环境，它变化显著。前后脚仍为三趾，却仅靠中趾行走，其余两趾变得细小。脸部变长，视野开阔，能发现更远处的天敌与食物，而牙齿化为耐磨的高冠齿，可大口咀嚼草本植物。草原的风炼硬了它的筋骨，也造就了它的奔跑本领，标志着马真正走向矫健。

五百万年前的上新世，上新马出现了。这时的马已与如今相似，前后脚化为真正单趾，长出发达的蹄，奔跑更快更稳。其体型渐大，脊背变直，尾巴变长，头骨高大，多了几分威风。约四百万年前，上新马进化为真马，高大矫健，有力善跑，能疾驰草原、负重前行，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模样。

早期马的进化较为单一线性，这一现象被科学家称为“直线进化”。几千万年时光，从小巧的森林精灵到高大的草原霸主，马的每一次变化，都是对环境的适应，尽显生命的坚韧。

马与人类真正的羁绊，始于驯养。旧石器时代，野马便成群驰骋于广袤大地，奔跑在草原山林间。历经长期反复驯养，人类将马驯化为有用家畜。有了马，人类的脚步能走得更远，劳作能更轻松，战争能更有力量，既能抵达远方，也能守护家园，不仅改变了马的命运，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。

随着马的地位日益突出，对马的管理逐渐形成完整制度，即为马政。周代马政已具规模，朝廷设专门官职管理马匹，按质量优劣定级分类，良马用于战争祭祀，普通马用于耕作运输。

唐代马政分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，分工明确。中央设太仆寺、驾部等机构，分管全国马匹、车马政令及皇室车马；地方设诸监牧、八马坊，负责马匹饲养、繁育与训练。唐代马政不仅管理规范，还注重品种改良，专门从西域引入良马与本土马杂交，从而培育出更矫健有力的马匹。

宋代马政独具特色，设估马司负责马匹贸易与评估，开创“券马”方式，鼓励商人从边疆收购马匹，凭官府发放的“券”将马运至内地交付官府，官府按质量给予报酬，此举让宋代更容易获得良马。只是宋代重文轻武，马政规模与影响力不及唐代。

至清代，马政调整为皇家、中央、地方三大系统。皇家系统掌管皇室用马，皆为精选良马，饲养精良；中央系统掌管全国马匹政令与管理；地方系统负责本地马匹饲养繁育，满足地方需求。



▲北宋张萱画国夫人游春图卷(局部)

能耕田能拉货，能载人能冲锋，马儿融入华夏文明五千年——

# 相伴知温厚 驰驱见精神

## 千年为伴，一往情深

马被驯化后，人类很快发现了它在战争中的巨大潜力：跑得快，力气大，能载士兵冲锋，拉战车驰骋。可以说，马彻底改变了战争方式，成为古代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在中国，马战车兴于商，盛于西周春秋，衰于战国秦汉，存在近千年。一辆战车通常配备三名甲兵，分工明确。“御者”驾车，掌控方向速度，是战车核心；“戎右”近战格斗，抵御敌人、保护同伴；“多射”远程射箭，射杀敌人、震慑敌焰。千年间，马战车始终是战争主力与国家威仪的象征，“千乘之国”“万乘之国”之名曾令敌人不寒而栗。

到了战国时期，情况发生转变。赵武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改革，打破传统作战方式，骑兵作为独立兵种登上历史舞台。此前士兵多乘车作战，受战车束缚，无法在复杂地形行动，灵活性极差。而骑兵摆脱了战车桎梏，士兵骑在马背上，既能快速奔跑，又能灵活转向，可在山地、草原、沼泽等复杂地形作战，冲击力更强。改革后，赵国军事实力大增，成为战国七雄之一，其余诸侯国见状纷纷效仿，蔚然成风。

秦汉时期，骑兵成为对抗匈奴的主力。为抵御入侵，秦汉王朝大力训练精锐骑兵，让他们骑着矫健战马，驰骋北方草原，守护中原疆土。三国两晋南北朝，国家分裂，战乱不断，这一时期，重甲马与轻甲马成为主流。士兵与战马皆披厚重铠甲，刀枪不入，冲锋时如移动堡垒，极具冲击力。

隋唐时期，骑兵改重甲为轻甲，此举大幅提升了战马的速度与灵活性，减轻了士兵负担。从辽宋到明清，骑兵始终是军队主力，无论是抵御外敌还是平定内乱，都能快速响应，奔赴战场。

除了战争，马也深入古代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。《益铁论》记载“农夫以马耕，而民莫不骑乘”，反映出马用于耕作运输在古代十分普遍。农业社会，牛耕虽为主流，但马步伐更快，短时间耐力更强，农忙抢种抢收时节，马便可作为耕作主力。

农业运输中，马的作用更为突出。农人们用马驾车，将肥料运至田间，将庄稼拉回谷场，将农产品运往市场交易，换取钱财与生活用品。虽然马的饲养成本高于牛，但是因速度与效率优势，在条件允许的地区更受青睐。

马在古代教育中也占据显著地位。西周时期，驾驭车马的技术成为贵族子弟必学“六艺”之一的“御”。“御”有五种驾车技术：一是“鸣和鸾”，行车时无论快慢，车铃需节奏分明，彰显技艺与礼仪；二是“逐水曲”，能驾车顺利通过河边弯路，不落水、不偏航，考验应变能力；三是“过君表”，经过国君标志处需从容恭敬，考验礼仪素养与沉稳心态；四是“舞郊衢”，能让四马默契配合，驾车在蜿蜒道路流畅转弯，如跳舞般自如，考验协调与掌控力；五是“逐禽左”，田猎时将鸟兽驱至车左，供左侧士兵射猎，考验精准度与配合度。可见，贵族子弟学“御”，不仅是掌握驾车技能，更是锤炼沉稳、恭敬、应变等品格。

作为古代最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，马承载着人类脚步，穿梭于市井阡陌，连接各地，推动人际交流与社会发展。秦汉时期，上至官员贵族，下至士兵，都喜爱骑马。魏晋时期，骑马成为中原的时尚与生活方式。唐代，文人墨客骑马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，商人骑马赶车、贩卖货物。此后各朝，骑乘之风持续流行，元代更是达到高潮。

▲秦始皇陵铜车马

## 一身风骨，文脉绵长

在古人眼中，马是《周易》“乾”卦的化身，代表至阳至刚，自强不息，象征着光明、力量与希望。马与生俱来的精气神，是勇往直前、永不言弃的力量，是坚韧不拔、负重致远的毅力，是忠诚无畏、默默奉献的品格。

许多英雄豪杰，都与马有深厚羁绊。项羽的乌骓马，忠诚无畏，不离不弃，项羽乌江自刎后，它跳江殉主，成为忠诚的象征。关羽的赤兔马，矫健神速，陪着关羽过五关、斩六将、千里走单骑，见证着忠义与豪情；刘备的卢马，虽有“妨主”之说，却在危急时刻载着刘备跃过檀溪，救其性命，成为救命恩人。这些名马，忠诚、勇敢、坚韧、无畏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英雄也因名马的陪伴，得以更好地施展才华，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从古至今，中国人尤爱马。究其原因，中华民族是开拓进取、自强不息的民族，而马的身上，恰恰彰显着这种气质。马不甘平庸，渴望奔跑与远方，无论前路多艰难，都勇往直前。马坚韧不拔，能负重致远，跋山涉水，无论历经多少风雨，都默默耕耘。因此，马备受中国人青睐，其艺术形象跃然于丹青墨卷，镌刻于青铜玉石，流淌于诗词歌赋，成为经典的文化艺术符号。

马的雕塑千姿百态。秦始皇陵出土的马俑，体型高大，神态逼真，宛如真马，仿佛一声令下便能驰骋而去。制作注重写实，身体比例协调，面容各异，或昂首威严，或低头温顺，或张嘴嘶鸣。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奔马，又称“马踏飞燕”，同样名扬四海。这马作飞驰状，四蹄翻腾，张口嘶鸣，姿态矫健，气势磅礴，最妙的是右后蹄踏在疾速飞行的燕子背上。燕子展翅倾斜，似被奔马踏中，而奔马凭一蹄稳稳站立，尽显平衡之美和精湛工艺。

到了唐代，雕刻技艺愈发精湛，“昭陵六骏”浮雕成为扛鼎之作。这六匹骏马，是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的战马，陪着他南征北战、建功立业。李世民称帝后，下令将其形象雕刻在昭陵石壁上，以作纪念。六骏姿态各异，或直立、或缓行、或疾驰，采用高浮雕技艺，马的半面突出，细节近乎镂雕，线条流畅，层次分明。

马纹也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物。商周青铜器上的马纹，与饕餮纹交织，线条从粗犷转向规整，带着神秘威严。两汉画像石、铜镜上的马纹，图案丰富，有骑猎、拉车、出行等场景。唐代三彩、青瓷、白瓷上的马纹，线条流畅，色彩艳丽，形态生动，彰显盛唐气象。宋代马纹简约灵动，比如青釉马纹碗，采用刻花工艺，寥寥数刀便展现出马的奔腾之态，意境悠远，契合宋代文人的简约雅致审美。元代马纹偏爱融入历史故事，马匹形态矫健，神情生动，折射出元代社会文化与生活美学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陈丽君和李云霄两位跨界演员。虽然她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舞台表演的痕迹，动作和表情偶尔会有夸张之感，但对于首次涉足电影的两人来说，这样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，甚至超出了观众的预期。陈丽君饰演的阿育王独立、坚韧，尤其是沙暴中咬断箭尾，射出拐弯箭矢的高光时刻，眼神坚定、动作干脆，飒爽与果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李云霄饰演的燕子娘，娇媚与野性并存，一口方言骂戏鲜活灵动，“一秒换脸”的狡黠与面对危险时的果敢，完美复刻了漫画中这个“八百个心眼”的角色。

《镖人》的逆袭与成功，给当下的武侠片和漫改电影，带来了深刻的启示。对于武侠片来说，它证明了观众从来没有放弃武侠，只要坚持真打实干的武打设计，扎根江湖人物的人性刻画，贴合观众的审美需求，武侠片依然有广阔的市场。它或许能带动更多创作者沉下心来，打磨优质的武侠作品，解决当下武侠片“动作敷衍”“人物空洞”“创新不足”的问题，推动武侠类型片的复兴。

对于漫改电影来说，《镖人》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：漫改不是“照搬原著”，也不是“魔改乱编”，而是“形神兼备”的转译，既要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和人物特质，也要结合电影的艺术特点，进行合理的改编，兼顾书迷与普通观众的需求，才能实现跨圈传播。它或许预示了漫改电影将摆脱“小众”标签，迎来新的爆发期，但这也需要更多创作者保持敬畏之心，用心打磨作品，而不是盲目跟风蹭IP热度。

如今，马虽不再是生活生产、战争、交通的主力，但仍活跃在人们生活中。草原上，牧民骑马放牧，延续传统生活；赛场上，赛马运动蓬勃发展，骑手与骏马并肩驰骋，展现速度与力量、勇气与激情；艺术创作中，马是热门题材，画家画马、诗人写马、雕塑家刻马，生生不息。“马上封侯”“一马当先”“万马奔腾”等祥瑞图案，遍布玉雕、瓷器、书画等作品，承载着人们对生活富足、事业顺利的祈愿。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。”马，一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生灵，一种坚韧而又永恒的精神。它藏在时光里，文脉里，藏在中华儿女心中，历经岁月，熠熠生辉。

## 镖行大漠，侠归本色

### 文化观察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

2026年春节档的电影市场，袁和平执导的漫改武侠片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逆袭战。据灯塔专业版数据，截至2月22日19时47分，《镖人》以超6.89677亿的票房(含预售)登顶中国影史武侠片票房冠军，刷新了此前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保持的6.89亿纪录。上映首日，它排片占比不高，短短数日，凭借豆瓣、淘票票、猫眼等平台的高分口碑，排片一路攀升，上座率从春节档初期的倒数第二跃居领跑位置。观众“自来水”安利铺满全网，有人感慨“这才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武侠片”。这是武侠类型片的一次突围，也是漫改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又一次成功破圈，值得我们拆解它口碑爆棚的底层逻辑。

这些年，武侠片市场持续低迷，不少作品靠着慢动作、五毛特效敷衍了事，要么过度追求唯美意境而弱化武打核心，要么陷入情怀套路而缺乏新意，让观众渐渐对这一曾经辉煌的类型片失去信心。《镖人》的出现，恰恰以最朴素的“真”，唤醒了观众对武侠片的热爱。作为武侠动作指导的标杆人物，袁和平此次将自己深耕数十年的武打美学发挥到极致，坚持拳拳到肉，真打真拼，让每一场动作戏都充满力量感和真实感，看得人酣畅淋漓。

影片的武打设计，没有多余的花哨招式，却精准贴合人物特质和场景氛围，一招一式都透着“实战感”——刀马的长刀挥舞干脆利落，融合西北摔跤术的招式，既有镖客的务实不羁，又有江湖高手的凌厉气场；握的剑法诡谲冷峻，银发翻飞间刀光闪过，没有一丝拖泥带水，完美契合其“玉面鬼”的孤傲人设；阿育王的骑射与弯刀战法，融入戏曲翎子功的灵动，在大漠风沙中穿梭搏击，刚柔并济尽显战士本色。

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莫过于刀马与谛听在沙暴中的对决，沙暴既是壮阔的背景，更是影响打斗的关键因素，演员们顶风出招，顺风防守，逆风周旋，刀风破空声、风沙撞击声清晰可闻，没有慢动作的刻意渲染，却让每一次交锋都扣人心弦，这种将自然场景与武打动作深度融合的设计，正是袁和平武打风格的鲜明体现。

此外，影片中弯弓搭箭、马背缠斗、贴地滑斩等新颖动作，也打破了传统武侠片的动作套路，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对决中，重新感受到武侠片的独特魅力，这也是它能凭借动作戏出圈的核心原因。

《镖人》的另一大亮点，便是它打破了漫改电影“毁原著”“不接地气”的魔咒，成为近年来漫改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又一次成功尝试。

作为拥有“国漫天花板”称号的原著漫画，《镖人》凭借粗粝的画风、鲜活的人物和宏大的江湖格局，拥有庞大的书迷基础，但也正因如此，电影改编从定档之初就备受质疑——书迷担心，原著的暗黑基调、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隐喻，会被电影简化或魔改，失去原著的灵魂。可事实证明，这部电影不仅精准抓住了原著的“形”，更读懂了原著的“神”，既让书迷满意，也让普通影迷看得尽兴，更实现了“影漫联动”的跨圈传播，带动原著漫画销量节节攀升。

影片在还原原著上的用心，体现在细节之中。为了精准复刻漫画中“每一粒沙都带血”的苍茫意境，剧组深入新疆戈壁实拍185天上；手工做旧的700套铠甲，锡镞打造的知世郎面具，甚至角色身上的刀疤、服饰的纹路，都与漫画高度契合，让书迷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熟悉的江湖世界。在剧情改编上，影片合理删减了原著中复杂的朝堂线和部分支线剧情，重点保留了“护镖小队”从利益同盟到生死相托的核心脉络，以及刀马“拿钱办事但求问心无愧”的灰色侠义、知世郎“花满天下”的理想主义，既避免了剧情过于晦涩，又没有丢失原著的核心精神。

镜头语言的运用，更是实现了漫画分镜的精准转译。竖的登场镜头，完美复刻了漫画中“玉面鬼”的经典出场画面；沙暴中护镖小队并肩作战的全景镜头，恢弘壮阔，还原了漫画中大漠江湖的苍凉与热血；而知世郎戴着面具，言辞诡谲的特写镜头，也精准捕捉到了原著中这个角色的神秘与通透。这种“形神兼备”的改编，让书迷感受到了主创团队的诚意，也让普通影迷无需了解原著背景，就能快速融入剧情，实现了“书迷不骂，路人夸好”的双赢，更证明了漫改电影并非“小众狂欢”，只要用心打磨，就能打破圈层壁垒，实现更大的传播价值。

一部电影的成功，离不开主创团队的用心，更离不开演员的精彩演绎。《镖人》的演员，用自己的表演，让一个个江湖人物鲜活立体，为影片增色不少，也成为影片口碑发酵的重要支撑。

影片集结了几代武打影人——李连杰、惠英红、吴京、谢霆锋、张晋、刘耀文，没有替身、不玩特效，他们用专业演绎，为武打戏的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，更用实力诠释了“武侠精神”。梁家辉等老戏骨的加盟，为影片注入了厚重感，年轻演员的表现，也让人眼前一亮。竖的扮演者于适，将“玉面鬼”的阴郁与纯粹演绎得恰到好处；孙艺洲饰演的知世郎，亦庄亦谐，一句“知世郎要坐马车”，已经成为网络热梗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陈丽君和李云霄两位跨界演员。虽然她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舞台表演的痕迹，动作和表情偶尔会有夸张之感，但对于首次涉足电影的两人来说，这样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，甚至超出了观众的预期。陈丽君饰演的阿育王独立、坚韧，尤其是沙暴中咬断箭尾，射出拐弯箭矢的高光时刻，眼神坚定、动作干脆，飒爽与果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李云霄饰演的燕子娘，娇媚与野性并存，一口方言骂戏鲜活灵动，“一秒换脸”的狡黠与面对危险时的果敢，完美复刻了漫画中这个“八百个心眼”的角色。

《镖人》的逆袭与成功，给当下的武侠片和漫改电影，带来了深刻的启示。对于武侠片来说，它证明了观众从来没有放弃武侠，只要坚持真打实干的武打设计，扎根江湖人物的人性刻画，贴合观众的审美需求，武侠片依然有广阔的市场。它或许能带动更多创作者沉下心来，打磨优质的武侠作品，解决当下武侠片“动作敷衍”“人物空洞”“创新不足”的问题，推动武侠类型片的复兴。

对于漫改电影来说，《镖人》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：漫改不是“照搬原著”，也不是“魔改乱编”，而是“形神兼备”的转译，既要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和人物特质，也要结合电影的艺术特点，进行合理的改编，兼顾书迷与普通观众的需求，才能实现跨圈传播。它或许预示了漫改电影将摆脱“小众”标签，迎来新的爆发期，但这也需要更多创作者保持敬畏之心，用心打磨作品，而不是盲目跟风蹭IP热度。

